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
第九回 轉角樓石祿拐馬 密鬆林毒打五龍

話說知縣一見書信，不由吃一大驚。見上面是寫著：「現有八賢王府，護衛首領李翠雲龍奉王諭訪拿盜走寶鑑之賊，來到貴縣，現在獨虎莊，除惡安良。請知縣大人速來，我等追查寶鑑要緊。」官兵差役人等，大家隨著那名僕人，趕奔獨虎莊。到了莊中，縣太爺下馬，叫人往裡稟回，就說：「小縣已來到此處。」有人回了進去，劉榮連忙迎了出來。他看見門外，站著知縣，身高八尺開外，細條身材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頭戴圓翅烏紗，身穿青色的袍兒。那知縣見劉榮出來，連忙一抱拳，說：「上差老爺。」劉榮也一抱拳，說道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請到裡邊一談。」當時他們一齊到了裡邊，大家落坐。劉榮取出龍票王諭以及東帖，令知縣觀看。那知縣問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貴姓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名榮。」知縣說：「但不知哪位是李翠雲龍？」劉榮說：「他二人追查盜寶之賊，留下我二人等候知縣。貴縣貴姓呀？」知縣說：「下官姓清官印清廉。」劉榮道：「縣太爺既然到了甚好。那麼此地之事，就全交與閣下啦，我還要追李翠雲龍去啦。因為他二人藝業淺薄。」說完又將龍票王諭等收了起來，又說：「貴縣您替國家出力吧，我二人走啦。」說完話將石祿帶走。不言知縣辦理獨虎莊之事。如今且說，劉榮將石祿帶到高陸店，伙計說：「您二位作甚麼去啦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們爺倆個，給這一方除去一惡霸，將獨虎莊掃滅。」遂說伙計：「你去告訴他們，誰要是在獨虎莊內有房的主兒，可以拿房契領房去。那裡有縣署的人，在那裡照管，我們就不管啦，一齊說了出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貴姓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名榮，他是我一個把姪，姓石名祿。依仗他一對短把追風籐，橫練三本經書法，週身善避刀槍。」伙計說：「達官您把為首的拿住了沒有？」劉榮說：「業已將為首的治死啦，手下的四散奔逃。」伙計一聽，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我這裡謝謝二位俠客爺。」劉榮用手相攬。說：「你起來吧，快去與我們打盆臉水。」伙計答應起身而去。他叔姪進到屋中。少時打來臉水，又沏來茶，坐下喝茶。劉榮問道：「伙計你們這裡有雜貨舖子嗎？」伙計說：「有。」劉榮取出銀兩，出去買來兩身衣服，二人每人一身。又問伙計說：「你們這一帶，可有沐浴堂。」伙計說：「有，您沒有看見嗎，在我們對過，永林沐浴堂。」劉榮便帶石祿，叔姪到了那裡，沐浴更衣，兩身帶血跡的衣服拿了回來。劉榮說：「伙計，你將兩身衣服拿去洗一洗，自己留穿吧。」店裡伙計當時謝過。劉榮道：「我們沐浴身體，可給他多少錢呀？」伙計說：「二位俠客爺，那您就不用管啦，我們就給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吧，那你趕快的與我二人預備酒飯。」伙計答應。當時出去，工夫不見甚大。叔姪吃酒，吃喝完畢，店飯賬錢，算到一起，共合多少錢。伙計說：「俠客爺您不管啦，現在有位莊主爺，已將店飯賬錢全給啦，外贈給你一匹馬。」劉榮道：「此位貴姓高名，你快將此位請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在此等候，待我去請。」說完他出去到了街當中路北，將賀員外請來。一進院中伙計就大聲的說道：「劉達官，我已將我們莊主請來啦。」劉榮忙轉身往外迎來。只見這位老員外，站在院中，是慈眉善目，鬚髮皆白。連忙抱拳拱手，說道：「這位員外您往裡請，咱們到屋中再敘。」說話之間來到了裡面，賀老員外問道：「這位達官您貴姓呀？」劉榮通報了名姓，說道：「員外您為甚麼替我們還了店飯錢，又贈馬匹。我與你素不相識啊。」賀員外道：「劉達官，您有所不知。只因有許多的鏢車，全都繞著走，不進我們莊村啦。由您去跟各鏢局打聽，我姓賀名瑞，字沐芳。不論哪一路的鏢車，要從我們莊路過，我都要請到莊中待酒。大家鏢行贈我一個美號，人稱賀百萬。我今天聽伙計說，您兩位掃滅獨虎莊，給這一方除去大害，我們是感激非淺。我已將店飯賬全候啦，請您將馬收下吧。」劉榮道：「賀老員外，您候了店飯錢，我倒實費了。您可將馬拉回去吧，我在鏢行跑腿不用馬。」遂叫石祿道：「玉藍呀，上前謝過員外。」石祿說：「老頭我這裡謝過您啦。」劉榮道：「伙計，店飯錢，這位老員外已然給啦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老員外已然給過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好，那麼你將那錢交與賬上。」說著伸手取出一錠黃金來，說道：「這個小意思，是給你們買包茶葉喝吧。」伙計急忙出去，叫進雜役人等，一共六名，大家上前謝謝劉達官。劉榮說：「你們不用謝啦，玉藍呀，趕緊將馬匹備好，咱們這就得起身。」石祿答應，當時出去將自己馬匹備好，又將皮搭子搭在馬的身上，站在院中。說道：「榮兒，咱們走哇。」劉榮一看，東西物件不短。賀老員外道：「您二位可以在我們這裡，住個三天五天的，再走不遲。」劉榮說：「不必啦，我二人有緊急事在身。」說著他二人往外走。那賀老員外，以及伙計人等，往出相送。到了太平堡東村頭以外，劉榮問眾人一抱拳，說：「列位請回吧，送君千里終有一別，咱們改日再會吧。」

劉榮帶走石祿，一路之上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。這一天相距何家口約有幾里地。劉榮說：「玉藍呀，咱們快到啦，可以連夜往下趕吧。」石祿道：「夜間走吃甚麼呀。」劉榮道：「我給你買點件貨。」石祿說：「咱們怎麼不住店啦？」劉榮說：「店裡頭爬爬太多。」石祿道：「爬爬用手一按就死啦，味臭，味臭。」他們說的是臭蟲。「那麼馬兒吃甚麼呀？」劉榮道：「往往有這麼一句話。」石祿說：「王八甚麼話呀。」劉榮道：「不是王八有話，是往往的有這麼一句話，說的是人不得外財不富，馬不吃夜草不肥。」當下二人一邊走，一邊閒談。一路之上過了許多大小村鎮。劉榮心中急躁，恨不能一時到何家口才好。天時已晚，石祿說：「我餓啦，怎麼辦。」劉榮便給他買了點饅首餅等，他在馬上吃，劉榮在地上走著吃。叔姪一直走了多半夜。一聽四外梆響聲，已來到何家口西村口。劉榮道：「玉藍你下馬吧，到了何家口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不用，我今天可累啦，馬可不累，我不下馬啦。」劉榮一聽，忙上前將馬的嚼環拉住，長歎一口氣。石祿說：「榮呀，你幹麼嗆聲歎氣的？」劉榮道：「我與你舅舅單鞭將馬得元，又與你爹爹聖手飛行石錦龍，陸地無雙石錦鳳，萬戰無敵石錦彩，銀頭皓叟石錦華，我弟兄全是神前結拜，沒想到我劉榮為鎮天豹子李翠、追雲雲龍尋找寶鑑，給這個孩牽馬墜。」說著拉馬匹，來到村內，聽見前頭有人說話，離切近一看，是吉祥店老家人何忠。原來何忠手拿掃帚，正在那裡掃街啦。劉榮說：「前面老哥哥何忠，早就起來啦。」何忠抬頭一看，原是劉榮，遂說道：「我昨夜一夜沒睡。」劉榮道：「你為什麼呀？」何忠道：「劉爺您把石祿請來啦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已請來啦，你往馬上瞧。」老家人何忠往馬上一看，那馬上有一猛將，忙將掃帚放在就地，來到劉榮面前，跪倒，說道：「劉爺您受我一拜，我替我們主人跟您面前請罪。」劉榮道：「何必如此呢。」何忠道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您請到裡面，老奴我有細事回稟。」石祿翻身下馬，何忠拿起掃帚，開了店門，三個人進店。早有店裡伙計，將馬接過，涮飲喂遛去了。當時石祿拿著皮搭子，跟隨何忠來到了屋中。劉榮一看北上房中，一個人沒有，可是明燈蠟燭。劉榮忙問道：「何忠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人全那裡去啦？」何忠道：「劉爺您要問，這裡有這麼一件事。」

書中暗表，自從劉榮走了之後五六天，四小將回來了。水中蛇謝斌、獨角蛇謝亮、水豹子石俊章、翻江海龍神手太保何斌，由正北黃龍嶺回頭，車輛馬匹一進何家口東村頭，來到街的當中間，祥平店門前，有伙計在門前站著。看見他弟兄回來了，忙上前迎接，說道：「少達官爺您回來了，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。老達官有話，叫你們諸位回來，車輛馬匹全卸到祥平店。」哥四個下馬，這才將馬匹交與了伙計，拉去涮飲喂遛，暫且不提。他弟兄四人要往裡走，何斌問道：「伙計，甚麼人黏貼吉祥店啦？」伙計道：「李翠雲龍。」何斌說：「李翠雲龍他們為甚麼占官店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您請到裡面自然知道。」弟兄四個人便奔吉祥店，何斌上前叫門，何忠將門開了，一看是他弟兄，遂說：「少達官回來啦，您到上房看看去罷。」小哥四個便到了上房，何斌一見宋錦趙華陽，急忙上前跪倒，說：「宋大叔趙二叔，您二位大喜啦。」宋錦說：「我喜從何來？」何斌說：「我二叔偷花戴花，江湖裡頭讓你們弟兄八位成名，是我二叔獻一手絕藝，您八位一齊佩戴正戒淫花。」宋錦道：「孩兒你不喜歡嗎？」何斌說：「二位叔父，咱們大家同喜，可是您戴正戒淫花。您知道他宗旨嗎？」宋錦心中所思，還是在外保鏢，能長經驗閱歷，聽保鏢老達官說過，那二老講過，天上無有，地下無雙，才能配戴戒淫花，遂說道：「我聽三老所說，戴花不彩花，彩花不戴花。戴花若彩花，必死亂刃下。這守正戒淫花的宗旨，就是這個。」何斌點了點頭，心中所思，八門的頭一門，金針八卦左雲鵬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鎮江南的劍客，祖居河南聚龍莊，北門內路西，紫雲觀觀主。一針定八卦，分為八八六四門。人家是八門頭一門。想到

此處忙把他們三人叫進來，上前與二位叔父見禮，不相識他給一致引，又給李翠雲龍行完禮。何斌看他二人面帶愁容，忙上前追問前情。李翠雲龍就將入府當差，丟失寶鑑之事細說一遍。何斌一聽，當時氣得渾身亂抖。何玉說：「兒呀，你不要生氣，事寬則圓。」丁銀龍也說道：「孩呀，由其我隨你二叔，頭探一次屯龍口，那惡賊普蓮會跟我翻了臉啦。幸虧你二叔跟了去啦，他不去還真糟啦。現下你劉大叔，上了夏江石家鎮，請石祿去哪。你們哥四個回頭，叫咱們一齊在店中等候。」何斌說：「非得等我大叔將我石大哥請來。倘若他不出世呢。那咱們寶鑑就不用要啦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何斌，皆因那山上有走線輪弦，武勇絕倫。恐怕大家入山，涉險，這倒是劉榮的一番好意。」何斌道：「那麼我劉大叔將我石大哥請來，他就不怕嗎？」丁雲龍道：「那石祿他橫練三本經書法，刀槍不入。」何斌說：「伯父，我弟兄回來一路的勞乏，趁此機會我們休息個三天五日的，暗中算等我劉大叔。」李翠道：「何斌呀，那王論東帖等，全叫劉榮拿著呢。」何斌道：「您拿著王論，您可曾到濟南府掛號啦嗎？」李翠說：「我倒是掛了號啦。」何斌又問：「秀水縣您掛了號啦嗎？」李翠說：「也掛了號啦。」何斌說：「掛了號就得啦，那我們去歇息去了。」四個人退到後面，直過了三天。

到了第四天頭上，早飯吃完，大家落坐閒談。何斌道：「上至我伯父，下至我幾位叔父，咱們可以到院中，過一過兵刃。今天晚上咱們夜奔屯龍口打虎灘。我跟我爹爹學的這口砍刀，我要會一會普蓮，拿著了他人，要給我丁大伯父報仇雪恨，得回寶鑑，要搭救我二位叔父滿門家眷。」旁邊何忠說道：「少達官，您可要慎重，千萬不要藝高人膽大。那普蓮說是四川下三門的人，手段毒辣。何斌道：「何忠啊，我是主人，你是主人？」何忠說：「少主人，您是主人，我是奴才。」何斌說：「我父親愛才，這才用你，有事問你再說。我們大家講話，何忠你在旁答言。你要是再多言多語，小心在我的刀下作鬼。」老家人何忠一聽，嚇得顏色更變，諾諾而退，不敢答言。丁銀龍說：「姪男何斌，咱們再等個三兩日再說。」書中簡說，他們又等了三天，劉榮石祿仍無音信。何斌說：「明天咱們吃完早飯，大家過一回軍刃，晚上我殺奔屯龍口。」第二天吃完早飯，每人全過了傢伙。天到大平西預備晚飯，眾人吃喝完畢。何斌道：「眾位伯父以及列位叔父，趕緊將東西物件拿齊。老哥哥何忠，你看守店口。會水的將夜行衣包水靠拿好。其餘的列位，拿好軍刃暗器、夜行衣包。」當下何玉、何凱、丁銀龍、李文生、宋錦、趙庭、李翠、雲龍、謝斌、謝亮、石俊章、何斌，眾人往外。何忠將店門開開，說：「列位達官，您到了那裡，可千萬要仔細留神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不用你惦念，好好的看守店房吧。」眾人是每步加三分，來到屯龍口西山坡。一看無有隱藏之處，繞到南山口，平川之路。丁銀龍道：「這個地方別走，他暗藏走線輪弦。」

眾人便來到東邊山樹林之中，大家一齊坐在地上。耗到天晚，山上梆鑼齊響，也就在定更天。何斌說：「列位，咱們大家收拾吧。」眾人探兜裏取白布捻一撮卷啦，亮火摺子一點，著啦，化點燭油，貼在樹木上啦。江湖人有點燈亮，瞧甚麼也能逼清似水。大家忙脫下白晝衣服，換好三岔通扣夜行衣，寸排烏木鈕子，兜檔滾褲，上房的軟底鞋襪，圍打半截的雞爪花布蓬腿，絨繩口字絆。脫下來衣服包好，抄包紮腰緊襯俐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繃不弔。刀插背後，明露刀把，手帕罩頭，地上物件不短，將白燭捻吹滅放在囊中。李文生取絨繩將用頭之膽拴好。大家到了林外，向山坡走來，到了那群牆之下。何斌說：「列位老人家閃在一旁，待我先上去。」說話之間，伸手取出絨繩，抖手扔上去，抓住牆頭，兩雙手緊倒換，雙足踹牆，如走平地一般，直到了上面。左臂一跨牆頭，往下一看是黑洞洞，並無人聲。忙伸手取出問路石，犬吠聲音沒有。遂低聲說道：「列位老人家隨我來。」何玉道：「上邊沒有走線輪弦嗎？」何斌說：「沒有。」大家人等這才縱身形，一齊到了牆頭之上。何斌摘下抓江鎖，大家一齊下來，到了牆裡。何斌伸手亮刀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大家千萬的留神，我左臂一抬，就要站住。」正說之間，往前一邁步，踏上銅弦，掃堂棍打來。何斌忙用刀支住，身子向後再退，就聽咯登的一聲那走弦向東去了。東邊梆子聲響，出來許多的嘍兵，各抱弩箭匣。

書中暗表，自從丁銀龍二人走後，那普蓮他就拿了準備啦。兩個首領帶了二百名嘍兵，暗伏在各處。今夜走弦一響，知有奸細到了，所以全出來了，便向眾人放箭。何家口眾位，用刀撥打弩箭。何玉道：「兒呀，咱們這便如何是好？往裡去吧，竟是走線輪弦，此地又有弩箭。這可如何是好？」大家人等在牆裡面，正在著急，那兩個首領手打梆子催兵，放箭正緊。就聽牆頭上，有人從鼻子眼裡一哼吃。這二人翻臉往牆頭上一看，說道：「牆頭上是我二哥魯清嗎？」上面答應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我。你們是林貴林茂嗎？」二人一齊答言道：「正是我二人。」魯清一聽便跳下牆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二人要反呀？我不是把你們薦到青州府東門外路北三元鏢店，怎麼會來到此地呢？」林貴道：「二哥您不知道，提起來話太長啦。我們哥倆對不起您。那鏢行三老，看在您的面上，對我們很至重，給我們二人一千兩銀子，給東昌府西門外，單鞭將馬德元家中送去，另外給了我們一百兩盤用。我二人穿城而過，那時心中一喜歡，進了酒店，喝得大醉，給了酒飯錢，出了酒店，往西到了賭博場，去賭金銀。一千兩銀子轉眼之間輸了個精光。我們二人了沒臉去見單鞭將馬德元，只好在樹林子閒逛。幸虧那一百兩銀子的盤川還沒輸掉，我二人才不至於挨餓受凍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們二人來得正好。」就叫林貴、林茂跟何家口眾位一塊用刀撥打弩箭。眾英雄且戰且退，弩箭倒是沒傷著誰，可是那走線輪弦躲了這邊的，又碰上那邊的，連個賊人的影兒都沒看見，已有好幾位身上帶了傷。眼看天快亮了，何斌一看不妙，趕緊順原路回到屯龍口東山樹林中。老少眾位傷勢不重，就連夜返回何家口。老家人何忠一看眾人無功而返，也顧不上埋怨何斌冒失了，趕緊叫人取出刀口藥，給帶傷的上了藥，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。

過了幾天，何斌見老少眾位傷已治好，養足了精神，就又要攻打屯龍口。真是江山易改，稟性難移，何斌就是這樣性烈如火。叫他這麼一鼓舞，眾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龍口。當下何斌、何玉、何凱、宋錦、趙庭、林貴、林茂、魯清、丁銀龍、李文生、李翠、雲龍、謝亮、石俊章又來到屯龍口。上一次吃了走線輪弦的虧，這一次你倒提防著點哇。偏偏又踩上了消息，一時間掃堂棍左右輪番抽打，弩箭賽如飛蝗。工夫不大就接二連三的倒下好幾。只得攙扶著帶傷的，二次退回何家口。到了店門口，何斌才知道劉榮已請來石祿。劉榮一見何斌、謝亮、謝實、石俊章，就知道是這四個小子不聽何忠的良言相勸，冒險攻山，一生氣到裡邊坐著，關上了門，不理這四個人。還得說老人家何忠心眼好，他對魯清等人說：「你去叫何斌他們四個人在這邊蹲著，然後咱們請出劉榮來，叫他四個人與劉榮陪罪。」大家說：「好。」那何忠到了屋裡見劉榮，說道：「劉爺您大喜啦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喜從何來。」何忠說：「大家全回來啦。」劉榮一聽，連忙跑了出來。大家遂說：「我們大家有罪了。」劉榮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不用客氣。你們大家攻山的心勝，總是為得回寶鑑，救的是李翠雲龍。」眾人這才同他往裡，劉榮過去攙起他們小弟兄。大家到了屋中，一看石祿哇，原來是渾小子一個，長得兇猛。當時有認識的見禮，不相識的有人給致引。此時石祿與大家送外號，管丁銀龍叫大廚子，管李文生叫大腦袋，管何玉叫大何，何凱是二何，何斌是小何，管宋錦叫大肚子四，管趙華陽叫小腦袋瓜，管林貴叫貴兒，林茂就叫茂兒，魯清叫大清兒。劉榮便問大家的情形，眾人便將入山的情形一說，以及魯清怎麼樣解的圍。劉榮道：「很好，大家雖然涉險，並沒傷人，這就算是便宜。」魯清道：「劉大哥您與我請來拐棍來啦。我說話他懂，他說話，我能順著他的話音，往上討。」劉榮道：「石祿說話，是天真縵爛，出口也實在難聽。」魯清道：「石爺您做甚麼來啦？」石祿道：「有榮兒上我們家去啦，跟我老娘借人去啦。我老娘就把我借給他啦，上這裡叫大何帶著，上口把蓮拿住，把寶鑑拿回。做官八百品，銀子八拾筐，好養活我老娘。」魯清一聽，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當先，遂說道：「你們爺兩個，走了一夜啦，我們大家也累了一夜啦，咱們一齊歇個三天五天的。有受箭傷的，好好調養調養，再攻山不遲。」大家說：「好吧。」展眼過了四五天。這一天早飯之後，魯清問那受弩箭傷的：「全好啦？」受傷的說：「好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咱們誰使甚麼傢伙，咱們可以過一過。」當時眾人過完了軍刃，在店中睡了一會兒。天色晚，吃喝完畢，大家由店起身。魯清說道：「師哥這一對鏢，是他自己拿住，還是有人給他拿住呢？」石祿回答道：「我自己拿住吧，你們有繩子沒有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有繩子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拿來我瞧吧。」早有人將捆鏢車的繩子，拿了一根過來，石祿將一對雙鏢勒到了背後。何斌一看他背好了，不由一聲叫，遂向魯清道：「魯大叔。您看一會兒見了普蓮刀法慢了還受傷啦。如今他這樣怎麼往下拉呀？」魯清說：「待我問問他。」遂說道：「石祿要見了普蓮，這鏢怎麼往下拿呀？」石祿一聽，忙雙肩一抱，一運用三本經書法，哼了一聲，週身繩子滿折，雙鏢垂落在地。石祿說：「你們瞧這夠多麼麻煩，還有繩子沒有？」當時又給

他拿出一條繩子來。魯清道：「你將大家先拿下來。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清呀，你要不說，你要不說我還是真忘啦。」說著便將大鑿取下，將雙鑿往後一背，何斌給他結好。魯清道：「咱們大家全把名字寫好，要不然到別裡不知全有誰。」大家答應，寫完之後，收拾緊襯襖落，這才一齊往外。何忠將大門開開，何玉等眾人到了外面，他將何潤叫了前來。說道：「你可以在門外，看守門戶。」何潤說：「我也隨兄長前去。」何玉說：「你不用去啦，就在家吧。」何潤點頭，大家等這才出了東村頭，撲奔屯龍口。

繞到長邊山，到了鬆林，當時進入林中。有坐著地上的，有站著的，為是耗到天黑。少時天黑，就聽山上梆鑼齊響，定更天，眾人各自取出白蠟捻兒，用火摺子點著了，站在樹林裡面，各自換好夜行衣。魯清說：「列位千萬先將虎尾棍的環子，全用絨繩捆好。」低頭一看地上一件東西不短，將白蠟捻起下收好。魯清道：「咱們此次入山，叫石爺在前，我在他後邊，你們大家全在謝斌、謝亮、石俊章、何斌、林貴、林茂他們後面。我到時候要是一紮煞二臂，你們可就站住。魯清越過那一位，我要去，死在走線輪弦上，那可死而無怨。」眾人點頭，大家出了鬆林山奔坡面來。魯清抬頭一看群牆，牆頭之上有滾簷坡龍磚，外頭出來八寸的瓦簷來。魯清說：「列位，上面可有走線輪弦啦。」大家連忙點頭，魯清說：「石祿你上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上去。這個泥馬我可不去。」魯清說：「這裡頭有蓮花，蓮花在裡頭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這裡頭蓮花多啦。」魯清說：「裡頭多，都拿著拉子啦，是蓮花都要拉我。蓮在裡頭有老王哪個鎧兒呀。你要將蓮拿住，把鎧得回。見了老王豈不是做了官啦嗎。石爺大家都吃我呀。」石祿說：「大伙都吃我，是我養活的。你們全怕拉子，我不怕，我結實。這個泥馬不老實吧。」魯清說：「老實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待我上去。你們大家可往後退，上頭要嘎吧啞啞，留神咬你們。」眾人這才往後。魯清離開他也有一丈七八，再從牆裡發出甚麼暗器，也夠不上啦。石祿這才縱身形上牆，左胳膊一掛牆頭，滾簷裡一滾，搶簷裡出來衝身毒藥刀，來紮石祿的右肋。石祿說：「你們可先別上來，有拉子。他通窗戶啦。」魯清說：「甚麼通窗戶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是拉子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把它拿下來我看看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要把它拿壞了，蓮要我賠啦。」魯清道：「他叫賠，是我叫你拿的。」石祿說：「蓮要我賠，清可說，大清叫我拿的。」魯清說：「對啦，你就往我身上推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蓮要打你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他打我，大家都是我養活的，你管我呀。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大清是我養活的。誰要打大清，我打誰。」魯清說：「對了。你倒是上去呀。」石祿這才換左胳膊跨好牆頭，右手攥住了刀。一用力將刀弄折，扔在地上。魯清晃火摺子毛腰撿了起來，令大家觀看。眾人一看此刀，足有一尺二寸長，刀苗子足有九寸五，刀尖上紅鏽不少。書中暗表。那全是毒藥喂好了的，從打刀把往後的地方不遠，全有一個個小窟窿。魯清忙將此刀插在牆根底下，用腳往下一踩，將刀入了地啦。向石祿說道：「你將他騎上。」石祿道：「我騎上他跑嗎？」魯清說道：「你騎上他就跑。」石祿這才一片腿騎好了，那滾磚來回擺悠。石祿說：「這個泥馬竟活動不走，叫拉子直咬我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先把那個拉子全拿下來。」石祿答應，伸手全給拿了下來，將刀扔在地上，說道：「大清，你叫我拆，我可就拆。蓮要是問，我就說，大清叫我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將瓦鞍子給他拿下來。」石祿答應，一用力便將滾瓦給壞了，扔在外面。石祿一掀滾瓦，說：「嘿，大清，這個瓦有牙呀，咬人。」魯清說：「扔下來我瞧一瞧。」扔下之後，毛腰拾了起來一看，原來是竹瓦所制。石祿在牆上道：「嘿，這裡有個大窟窿。」魯清道：「你往裡邊看一看，有甚麼沒有。」石祿伸手往裡一摸，說道：「裡邊有一根筋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趕緊揪他，北面拴著太歲啦。」石祿使用手一拉，當時將銅弦掀折啦。魯清一看上面的滾瓦不動啦，他伸手取出攔江索抖了上去，抓住牆頭，不動啦，這才順絨繩上前，此時大家也跟了上去。眾人到了牆上，魯清等大家下牆。魯清道：「咱們大家必須經一丈二外邊去縱，可以高枕無憂。」大家答言，便一齊的飛身跳下，全有一丈開外。石祿也隨著下來，會合在一處。石祿在前，魯清在後，大家又跟著在後。石祿往前走，腳上一掀，掃堂棍到。魯清便一紮煞雙臂，大家連忙站住。何斌說：「魯大叔，頭一次我們來的時候，就遇見過掃堂棍啦。」魯清道：「石祿你把他掀起來，這個木頭棍，跟我有交情，使勁揪。」石祿一聽毛腰揪住一拉，嘎吧一聲，將弦揪斷，棍已破啦。大家再往裡走，二道輪弦，是串地錦。魯清叫石祿一毛腰，將串地錦給揪了起來。石祿一看，遂說：「好一個大蜻蜓溜哇。魯清叫他使勁揪，當時便將銅弦揪得串地錦完全廢啦。石祿來了個大坐墩，坐在堆裡。石祿道：「清兒呀，你得賠我。」魯清說：「賠我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你得賠我屁股，我屁股兩瓣了。」魯清道：「誰的屁股全是兩半的，別費話，咱們走吧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的屁股就是整的。」魯清說：「除去狗豆子，竟吃不拉。」大家一聽是鼓掌大笑，石祿這才往前再走。」

魯清走了很遠，看見前邊一片木猴，也有躺著的，也有站著的，等等不一。魯清說：「你過去把他搬過來。我叫他給你來個蠟子爬。叫他給你推個小車。」說著一紮煞二臂，說：「列位往後，這是木猴陣。」石祿往前走，腳蹬上弦，那猴啞的一聲，就奔石祿而來，伸拳就打。石祿忙用手一攔，右手抄著猴胳膊，嘎吧一聲，竟給拿了下來。他一抬腳，那猴又回去啦。石祿道：「大清你看，這不是真猴，是木頭的，這裡還有拉子呢。」魯清說：「待我瞧一瞧。說著伸手接過來：「你看，原來猴的指甲全是牛耳尖刀，用毒藥喂好了，打的如同手指一樣，利害無比。」魯清又說：「石爺，你看那邊那個可是真的，你過去看看去，將他抱過來，可千萬別把他窗戶兒夾折了，折了他就睡啦，沒人跟你練了。」石祿說：「好」，忙往前一上步，那猴就撲了過來，使了一手白猿獻桃，向他打來。石祿身形一矮，使了一手野馬分鬃，將猴雙臂支了出去，往下一掛，一進身將猴腰抱住，說：「你過來吧，小子。」木猴往下一彎腰，石祿一用力，咯吧一聲響，銅弦已斷。那些個猴，全倒下了，木猴陣破啦。魯清一看，說：「得木猴全睡啦，沒人跟你練啦。」石祿一氣跳在當中，便將那些猴兒，全給毀壞。大家人等過了木猴陣，再往前去，便是一片水。魯清說：「石爺前邊可是有了水啦。」石祿說，豪子，我的鴨子渴啦，他要喝水。」魯清忙問劉榮，說道：「他會水不會？」劉榮說：「這一層我倒不知，莫明其妙。」就見石祿來到河邊，撲的一聲跳下去啦。眾人一齊亂叫石祿，林貴林茂說道：「這一個水裡可有走線輪弦。」劉榮一聽，伸手拉刀，說道：「普蓮呀，今天不能報仇，來生來世，也要報此仇恨。我在石家鎮誇下海口，說他有鉅錯，我以人頭相見。如今他下了水，不知生死。」嚇得時水中蛇謝斌，說道：「待我換好水衣，下去看一看去。」說話之間，他下水中一看。當時便嚇了他一身冷汗，原來水中一盤一盤的攪輪刀，很是稠密。謝斌忙上來了，說道：「列位叔父伯父，水中攪輪刀稠密，你我大家難以下水。」石祿在裡面已將刀統盤毀破，來到西岸。石祿上了岸，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在那裡叫甚麼。」大家說：「打鬼打鬼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們在東邊，我一人在西邊，乾嗎嚷打鬼呢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是活人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是活人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你說一說，你家住那裡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叫走二大，大府大縣大村子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滿口裡亂道。」石祿說：「滿口裡放炮。」大家說：「你必須說你的真名實姓。」石祿這才說出真名實姓。林貴林茂說：「二哥，您叫他往北走，那北邊有獨龍橋，西岸有一個石頭樁兒，在那下邊有一個大鐵環子。叫他拉起環子，套在那石頭樁上，咱們大家才能過去。」魯清一告訴石祿，石說：「沒有石頭樁。」林貴用手一指道：「您看那不是嗎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知道是叫石頭樁，你知道他管他叫甚麼呀。」遂說道：「石祿你往北走，我告訴你就是。」石祿走了不遠，到了石頭樁旁邊，魯清喊道：「站住。」石祿就站住了，魯清說：「你低頭看，那不是石頭樁嗎？」石祿道：「這叫石頭孩。」魯清說：「對啦，在那石頭孩下邊有個環子，你把他拉起來套在石頭孩頭上，就行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」他對石頭說：「孩呀，你要勒脖子跟我說。要嫌勒的慌，我再給你摘下來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把雙鑿拿起來，往南。」石祿答應，真往南來了。走了有一箭之路，魯清令他坐下，他面向北府雙鑿放在就地，坐在雙鑿之上。魯清道：「諸位咱們可以從獨龍橋上過去。」林貴說：「列位隨我來。」大家一齊到了橋邊一看，原來有兩根鎖練子，是掛在兩岸的石頭橋上，要不然過不去。眾人林貴等，來到了岸邊。林貴說道：「咱們大家過橋可以，千萬的越快越好。」又叫林茂把守東岸，魯清在頭前引路。眾人一上橋，那鎖練子套著石頭一響。石祿他以為是石頭孩說話，他往過跑，口中問道：「我給你摘下來吧。」魯清一聽，說：「咱們大家趕緊走。」眾人遂來到西岸。再看石祿上下無根線，魯清說：「石祿你的衣服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的衣服全叫蓮弄的鬼拉子，全給我吃啦。我要是找著了太歲，非叫他賠我衣服不可。」石祿說：「大清你認識太歲那裡嗎？」魯清說：「我認識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認識帶我走，咱們找他去，叫他賠我衣服。」魯清一看那山坡，是逢高就低，順著山坡蓋好了房屋，遂說道：「林貴呀，你把守此西岸，叫你兄弟把守東岸，這邊是一個人也別放。」林貴這才把守西岸。魯清問道：「那一位認識大

廳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我認識大廳，這裡是我蓋的。」說著往前走。魯清說：「還是諸位在我身後，叫石爺在前引路，防備有走線輪弦。丁銀龍在後面指引說：「從此往北往西，就趕奔了大廳。」大家這才一齊到了山坡，順路往西，這才來到了大廳，圍大廳繞了一個灣兒。魯清道：「何玉、何凱、石俊章，你們爺三個在東房上，千萬別去。宋錦、趙庭、謝亮，你們三位在北面。劉榮、李文生、謝斌，你們三位在西面。我與丁銀龍、何斌，三人在南面。石祿你提雙鎗，往裡走。」當時石祿答應，提軍刃往裡面來，劉榮他們眾人，各自飛身上房。那石祿剛一到屏風門，就聽裡面有人說話。按下不表。且說那門裡的狠毒蟲黃花峰說道：「兄長，您那年與江南蠻子趙庭，為一件小事，與他們為仇。我這兩天，因為他們將林貴林茂帶走，不知又生出甚麼事來，所以我心中很是耽驚。咱們山上的出入之路，他二人是略知一二。他要歸到何家口，對他們一說，難免得他們大家再三次攻山，真如探囊取物一般。」那普蓮一聽此言，是哈哈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列位賓朋，休道我是誇口，諒他們外邊有雄兵百萬，他也進不來。正說著將一正面，看見從外邊進來一人，連忙使百步吹燈法，將燈吹滅，說道：「大家收拾了。」當時眾人歸著齊啦。普蓮在屋中問道：「院內甚麼人？」石祿道：「我乃走二大，說話之人是蓮嗎。」普蓮說：「正是你家太歲爺，金花太歲普蓮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是蓮花的頭嗎？」普蓮說：「正是你家大太爺，山上頭把交椅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出來呀。」普蓮在屋裡這才推簧亮刀，伸手摘下竹簾，卷在一處，抖手一扔，隨著人就到啦。石祿見黑忽忽來了一物，忙用左手掌往外一豁，將竹簾支了出去。普蓮見他將簾子支出去，擺刀剛要剝。往四外一看，房上人全滿啦，連忙將刀往懷中一抱，丁字步一站，不由心中所想：外邊有那走線輪弦，全攔不住大家。就聽南房上丁銀龍說道：「列位您看，在院中懷裡抱刀的便是金花太歲普蓮。」那房上鎮山豹子李翠，一聞此言，擺軍刃就下來了，說道：「石爺你且閃開了，我見了盜寶之寇，焉能叫他逃走。」普蓮軋刀一站，問道：「對面甚麼人？」李翠道：「正是你家健將首領鎮山豹子李翠。你我二人素日無仇，你為何害我弟兄二人。」普蓮說：「我為門一門江南蠻子趙庭。」李翠說：「你將寶鎧雙手獻出，你再去趙庭，與我們無干。」正說之間，那北屋中有人說：「普寨主，你閃開了，今天咱們有一場血戰，叫何家口的群賊，一個也休走。」普蓮往旁一閃，當時跳出一人，乃是葉秋風。遂道：「老哥哥您多要留神。」又命人將院中燈光掌好，又說道：「列位呀，我的老哥哥要是不成，我另有辦法。」原來他暗有準備。葉秋風道：「既來之則安之，咱們大家不能群毆。不論那一位，若將我踢一個跟頭，我情願將寶鎧雙手奉獻。」李翠說道：「來者可是葉秋風？」葉秋風道：「不才正是某家。」李翠說完，舉刀就剝。葉秋風往旁一閃，橫刀順風掃月。葉秋風往下一坐腰，用刀背一攔他的刀，往外一豁，刀再往裡走，李翠也一坐腰。葉秋風看他這樣，他一立腕子，往下就剝。李翠往旁一閃，葉秋風用左膝蓋找右腿窪雙腿一跪，那磕膝弩就打出來啦，奔李翠哽噎。只聽咯吧一聲，不知李翠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